

最新图文快读普及版

紅樓夢

曹雪芹◎著

二

满纸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

说到心酸处 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 休笑世人痴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红楼梦

(二)

曹雪芹/著



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少时，太监跪启：“赐物俱齐，请验等例。”乃呈上略节。贾妃从头看了，俱甚妥协，即命照此遵行。太监听了，下来一一发放。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，沉香拐杖一根，伽楠念珠一串，“富贵长春”宫缎四匹，“福寿绵长”宫绸四匹，紫金“笔锭如意”钁十锭，“吉庆有余”银钁十锭。邢夫人、王夫人二分，只减了如意、拐杖、念珠四件。贾敬、贾赦、贾政等，每分御制新书二部，宝墨二匣，金、银爵各二支，表礼按前。宝钗、黛玉诸姊妹等，每人新书一部，宝砚一方，新样格式金银钁二对。宝玉亦同此。贾兰则是金银项圈二个，金银钁二对。尤氏、李纨、凤姐等，皆金银钁四锭，表礼四端。外表礼二十四端，清钱一百串，是赐与贾母、邢王二夫人及诸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。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蓉等，皆是表礼一分，金钁一双。其余彩缎百端，金银千两，御酒华筵，是赐东西两府凡园中管理工程、陈设、答应及司戏、掌灯诸人的。外有清钱五百串，是赐厨役、优伶、百戏、杂行人丁的。

众人谢恩已毕，执事太监启道：“时已丑正三刻，请驾回銮。”贾妃听了，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。却又勉强堆笑，拉住贾母、王夫人的手，紧紧的不忍释放，再四叮咛：“不须挂念，好生自养。如今天恩浩荡，一月许进内省视一次，见面是尽有的，何必伤惨？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，万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！”贾母等已哭的哽噎难言了。贾妃虽不忍别，怎奈皇家规范，违错不得，只得上舆去了。这里诸人好容易将贾母、王夫人安慰解劝，搀扶出园去了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

话说贾妃回宫，次日见驾谢恩，并回奏归省之事，龙颜甚悦。又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，以赐贾政及各椒房等员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，真是人人力倦，个个神疲，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。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，别人或可偷安躲静，独他是不能脱得的；二则本性要强，不肯落人褒贬，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。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。偏这一早，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，接袭人家去吃年茶，晚上才得回来。因此，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。正在房内玩的没兴头，忽见丫头们来回说：“东府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、放花灯。”宝玉听了，便命换衣裳。才要去时，忽又有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；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，便命留与袭人了。自己回过贾母，过去看戏。

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《丁郎认父》、《黄伯央大摆阴魂阵》，更有《孙行者大闹天宫》、《姜子牙斩将封神》等类的戏文，倏尔神鬼乱出，忽又妖魔毕露，甚至于扬幡过会，号佛行香，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。弟兄子侄，互为献酬，姊妹婢妾，共相笑语。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，只略坐了一坐，便走开各处闲耍。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鬟姬妾鬼混了一回，便出二门来。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，遂也不曾照管。贾珍、贾琏、薛蟠等只顾猜枚行令，百般作乐，纵一时不见他在座，只道在里边去了，也不理论。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，那年

纪大些的，知宝玉这一来了，必是晚间才散，因此得空儿也有会赌去的，也有往亲友家去的，或赌或饮，都私自散了，待晚间再来；那小些的，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。

宝玉见一个人没有，因想：“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，内曾挂着一轴美人，画的很得神。今日这般热闹，想那里自然无人，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，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。”想着，便往书房里来。刚到窗前，闻得屋里一片喘息之声。宝玉倒唬了一跳：心想美人活了不成？乃大着胆子，舔破窗纸，向内一看，那轴美人却不曾活，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，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。宝玉禁不住大叫：“了不得！”一脚踹进门去，将那两个唬的抖衣而颤。

茗烟见是宝玉，忙跪下哀求。宝玉道：“主天白日，这是怎么说！珍大爷知道了，你是死是活？”一面看那丫头，倒也白白净净有些动人心处，在那里羞的脸红耳赤，低首无言。宝玉跺脚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一语提醒了，那丫头飞跑去了。宝玉又赶出去，叫道：“你别怕，我是不告诉人的。”急的茗烟在后叫：“祖宗，这是分明告诉人了！”宝玉因问：“那丫头十几岁了？”茗烟道：“大不过十六七岁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，就作这个事，可见他白认得你了！可怜，可怜！”又问：“名字叫什么？”茗烟大笑道：“若说出名字来话长，真真新鲜奇文，竟是写不出来的。据他说，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，梦见得了一匹锦，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的花样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儿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。等我明儿说给你作媳妇好不好？”

茗烟也笑了，因问：“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？”宝玉道：

“看了半日，怪烦的，出来逛逛，就遇见你们了。这会子作什么呢？”茗烟笑道：“这会子没人知道，我悄悄的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，一会子再往这里来，他们就知道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不好，仔细花子拐了去。便是他们知道了，又闹大了，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，还可就来。”茗烟道：“熟近地方，谁家可去？这却难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，瞧他在家做什么呢。”茗烟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倒忘了他家。”又道：“若他们知道了，说我引着二爷胡走，要打我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有我呢。”茗烟听说，拉了马，二人从后门就走了。

幸而袭人家不远，不过一半里路程，转眼已到门前。茗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。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、几个侄女儿来家，正吃果茶。听见外面有人叫“花大哥”，花自芳忙出去看时，见他主仆两个，唬的惊疑不定，连忙抱下宝玉，来至院内嚷道：“宝二爷来了！”别人听见还可，袭人听了，也不知为何，忙跑出来迎着宝玉，一把拉着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怪闷的，来瞧瞧你作什么呢。”袭人听了，才放下心来，瞎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你也忒胡闹了，可作什么来呢！”一面又问茗烟：“还有谁跟来？”茗烟笑道：“别人都不知。”袭人听了，复又惊慌，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倘或碰见了人，或是遇见了老爷，街上人挤车碰，有个闪失，这也是玩得吗？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！都是茗烟调唆的，等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，一定打你一个贼死！”茗烟撅了嘴道：“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带了来的，这会子推到我身上。我说别来罢！要不，我们回去罢。”花自芳忙劝：“罢了，已是来了，也不用多说了。只是茅檐草舍，又窄又不干净，爷怎么坐呢？”

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。袭人拉着宝玉进去。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儿，见他进来，都低了头，羞的脸上通红。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，又让他上炕，又忙另摆果桌，又忙倒好茶。袭人笑道：“你们不用白忙，我自然知道，不敢乱给东西吃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杌子上，扶着宝玉坐了；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；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，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，仍盖好，放在宝玉怀内；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，送与宝玉。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。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，因笑道：“既来了，没有空去之理，好歹尝一点儿，也是来我家一趟。”说着，便拈了几个松瓤，吹去细皮，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。

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，粉光融滑，因悄问袭人：“好好的哭什么？”袭人笑道：“谁哭来着？才迷了眼揉的。”因此便遮掩过了。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，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。袭人道：“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，他们就不问你那里去吗？”宝玉道：“原是珍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。”袭人点头。又道：“坐一坐就回去罢，这个地方不是你来得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就家去才好呢，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。”袭人悄笑道：“悄悄儿的罢，叫他们听着作什么？”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，向他姊妹们笑道：“你们见识见识。时常说起来都当希罕，恨不能一见，今儿可尽力儿瞧瞧。再瞧什么希罕物儿，也不过是这么着了。”说毕，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，仍与宝玉挂好。又命他哥哥去雇一干干净净、严严紧紧的车，送宝玉回去。花自芳道：“有我送去，骑马也不妨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不为不妨，为的是碰见人。”花自芳忙去雇了一辆车来，众人也不好相留，

只得送宝玉出去。袭人又抓果子与茗烟，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，教他：“不可告诉人，连你也有不是。”一直送宝玉至门前，看着上轿，放下车帘。花茗二人牵马跟随。来至宁府街，茗烟命住车，向花自芳道：“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，才好过去的，不然人家就疑惑了。”花自芳听说有理，忙将宝玉抱下车来，送上马去。宝玉笑说：“倒难为你了。”于是仍进后门来，俱不在话下。

却说宝玉自出了门，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恣意的玩笑，也有赶围棋的，也有掷骰抹牌的，磕了一地瓜子皮儿。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，瞧瞧宝玉，见宝玉不在家，丫头们只顾玩闹，十分看不过。因叹道：“只从我出去了，不大进来，你们越发没个样儿了，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。那宝玉是个丈夫的灯台——照见人家，照不见自家的。只知嫌人家脏，这是他的屋子，由着你们糟塌，越不成体统了。”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，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，如今管他们不着，因此只顾玩，并不理他。那李嬷嬷还只管问“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”、“什么时辰睡觉”等语。丫头们总胡乱答应。有的说：“好一个讨厌的老货！”

李嬷嬷又问道：“这盖碗里是酥酪，怎不送给我去？”说毕，拿匙就吃。一个丫头道：“快别动！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，回来又惹气了。你老人家自己承认，别带累我们受气。”李嬷嬷听了，又气又愧，便说道：“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。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，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，也是应该的。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？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？我的血变了奶，吃的长这么大，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，他就生气了？我偏吃了，看怎么

着！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，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，什么阿物儿！”一面说，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。又一丫头笑道：“他们不会说话，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。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，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。”李嬷嬷道：“你们也不必狐媚子哄我，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。明儿有了不是，我再来领！”说着，赌气去了。

少时，宝玉回来，命人去接袭人。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，宝玉因问：“敢是病了？再不然输了？”秋纹道：“他倒是赢的。谁知李老太太来了，混输了，他气的睡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由他去就是了。”说着，袭人已来，彼此相见。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，多早晚回来，又代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。一时换衣卸妆。宝玉命取酥酪来，丫鬟们回说：“李奶奶吃了。”宝玉才要说话，袭人便忙笑道：“原来是留的这个，多谢费心。前儿我因为好吃，吃多了好肚子疼，足闹的吐才好。他吃了倒好，搁在这里倒白糟塌了。我只想风干栗子吃，你替我剥栗子，我去铺床。”

宝玉听了信以为真，方把酥酪丢开，取栗子来，自向灯前检剥。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，乃笑问袭人道：“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？”袭人道：“那是我两姨姐姐。”宝玉听了，赞叹了两声。袭人道：“叹什么？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，想是说他那里配红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那样的不配穿红的，谁还敢穿？我因为见他实在好的很，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。”袭人冷笑道：“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，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？”宝玉听了，忙笑道：“你又多心了。我说往咱们家来，必定是奴才不成？说亲

戚就使不得？”袭人道：“那也搬配不上。”宝玉便不肯再说，只是剥栗子。袭人笑道：“怎么不言语了？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，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说的话，怎么叫我答言呢。我不过是赞他好，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。”袭人道：“他虽没这样造化，倒也是娇生惯养的，我姨爹姨娘的宝贝儿似的。如今十七岁，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，明年就出嫁。”

宝玉听了“出嫁”二字，不禁又噤了两声。正是不自在，又听袭人叹道：“只从我来这几年，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。如今我要回去了，他们又都去了。”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，不禁吃一惊，忙丢下栗子，问道：“怎么，你如今要回去？”袭人道：“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，教我再耐烦一年，明年他们上来，就赎我出去的呢。”宝玉听了这话，怔了半日，因问：“为什么要赎你呢？”袭人道：“这话奇了！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的家生子儿，我们一家子都在别处，独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怎么是个了手呢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不放你去也难。”袭人道：“从来没这个理。便是朝廷宫里，也有定例，或几年一选，几年一放，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理，别说你们家！”

宝玉想了一想，果然有理。又道：“老太太不放你也难。”袭人道：“为什么不放？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，或者感动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必不肯放我出去的，再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，留下也还有的；其实我也不过是个平常的人，比我强的多而且多。自我从小跟着老太太，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几年，这会子又伏侍了你几年。我们家要来赎我，正是该叫我去的，只怕连身价也不要，就开恩叫我去呢。若说为伏侍的你好，不叫我去，断然

没有的事。那伏侍的好，是分内应当的，不是什么奇功。我去了，仍旧有好的来了，不是没了我就不成事。”宝玉听了这些话，竟是有去的理，无留的理，心内越发急了，因又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我只一心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。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，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。”袭人道：“我妈自然不敢强。且慢说和他好说，又多给银子；就便不好和他说，一个钱也不给，安心要强留下我，他也不敢不依。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。这比不得别的东西，因为你喜欢，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，那卖的人不吃亏，可以行得的。如今无故平空留下我，于你又无益，反叫我们骨肉分离，这件事，老太太、太太肯行吗？”宝玉听了，思忖半晌，乃说道：“依你说来说去，是去定了？”袭人道：“去定了。”宝玉听了，自思道：“谁知这样一个人，这样薄情无义呢。”乃叹道：“早知道都是要去的，我就不该弄了来，临了剩了我一个孤鬼儿。”说着，便赌气上床睡了。

原来袭人在家，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，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。又说：“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，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，要不叫你们卖，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。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儿，吃穿和主子一样，又不朝打暮骂。况且如今爹虽没了，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，复了元气。若果然还艰难，把我赎出来，再多掏摸几个钱，也还罢了，其实又不难了。这会子又赎我作什么？权当我死了，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！”因此哭闹了一阵。

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，自然必不出来的了。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，明仗着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，不过求一求，只怕身价

银一并赏了这是有的事呢。二则，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，只有恩多威少的。且凡老少房中所有亲侍的女孩子们，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，平常寒薄人家的女孩儿，也不能那样尊重。因此，他母子两个也就死心不赎了。次后忽然宝玉去了，他两个又是那般光景儿，他母子二人心下更明白了，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而且是意外之想，彼此放心，再无别意了。

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，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，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。近来仗着祖母溺爱，父母又不能十分严紧拘管，更觉放荡弛纵，任性恣情，最不喜务正。每欲劝时，料不能听，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，故先用骗词，以探其情，以压其气，然后好下箴规。今见他默默睡去了，知其情有不忍，气已馁堕。自己原不想栗子吃，只因怕为酥酪生事，又像那茜雪之茶，是以假要栗子为由，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。于是命小丫头子们将栗子拿去吃了，自己来推宝玉。只见宝玉泪痕满面，袭人便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伤心的，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肯出去。”宝玉见这话头儿活动了，便道：“你倒说说，我还要怎么留你，我自己也难说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咱们两个的好，是不用说了。但你安心留我，不在这上头。我另说出两三件事来，你果然依了我，那就是你真心留我了，刀搁在脖子上，我也不出去的了。”

宝玉忙笑道：“你说，那几件？我都依你。好姐姐，好亲姐姐，别说两三件，就是两三百件，我也依的。只求你们同看守着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，飞灰还不好，灰还有形有迹，还有知识。等我化成一股轻烟，风一吹就散了的时候，你们也管不得我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，凭你们爱那里去那里去就完

了。”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，说：“好好的，正为劝你这些，倒更说的狠了。”宝玉忙说道：“再不说这话了。”袭人道：“这是头一件要改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改了，再要说，你就拧嘴。还有什么？”

袭人道：“第二件，你真爱读书也罢，假爱也罢，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，你别只管嘴里混批，只作出个爱念书的样子来，也教老爷少生些气，在人跟前也好说嘴。老爷心里想着，我家代代念书，只从有了你，不承望不但不爱读书，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。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，凡读书上进的人，你就起个外号儿叫人家‘禄蠹’；又说只除了什么‘明明德’外就没有书了，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。这些话，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，不时时刻刻的要打你呢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再不说说了。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，信口胡说，如今再不敢说了。还有什么？”

袭人道：“再不可毁僧谤道的了。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，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，与那爱红的毛病儿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都改，都改。再有什么，快说。”袭人笑道：“再也没有了。只是百事检点些，不任意任性的就是了。你若果都依了，就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在这里长远了，不怕没八人轿你坐。”袭人冷笑道：“这我可不希望。有那个福气，没有那个道理。纵坐了，也没甚趣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只见秋纹走进来。说：“快三更了，该睡了。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，我答应睡了。”宝玉命取表来看时，果然针已指到子初二刻了，方从新盥漱，宽衣安歇，不在话下。

至次日清晨，袭人起来，便觉身体发重，头疼目胀，四肢

火热。先时还挣扎的住，次后捱不住，只要睡着，因而和衣躺在炕上。宝玉忙回了贾母，传医诊视，说道：“不过偶感风寒，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”开方去后，令人取药来煎好。刚服下去，命他盖上被渥汗，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视。

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觉，丫鬟们皆出去自便，满屋内静悄悄的。宝玉揭起绣线软帘，进入里间，只见黛玉睡在那里，忙走上来推他道：“好妹妹，才吃了饭，又睡觉。”将黛玉唤醒。黛玉见是宝玉，因说道：“你且出去逛逛。我前儿闹了一夜，今儿还没有歇过来，浑身酸疼。”宝玉道：“酸疼事小，睡出来的病大。我替你解闷儿，混过困去就好了。”黛玉只合着眼，说道：“我不困，只略歇歇儿，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。”宝玉推他道：“我往那去呢，见了别人就怪腻的。”

黛玉听了，嗤的一声笑道：“你既要在这里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，咱们说话儿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歪着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就歪着。”宝玉道：“没有枕头，咱们在一个枕头上罢。”黛玉道：“放屁！外头不是枕头？拿一个来枕着。”宝玉出至外间，看了一眼，回来笑道：“那个我不要，也不知是哪个腌臢老婆子的。”黛玉听了，睁开眼，起身笑道：“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‘魔星’！请枕这一个！”说着，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，又起身将自己的又拿了一个来枕上，二人对着脸儿躺下。

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，便欠身凑近前来，以手抚之细看，又道：“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？”宝玉侧身，一面躲，一面笑道：“不是刮的，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澄胭脂膏子，溅上了一点儿。”说着，便找绢子要擦。黛玉使用自己的绢子替他擦了，口内说道：“你又干这些事了。干也罢

了，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。便是舅舅看不见，别人看见了，又当作奇怪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儿，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又该大家不得心净了。”

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，只闻得一股幽香，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，闻之令人醉魂酥骨。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袖子拉住，要瞧笼着何物。黛玉笑道：“冬寒十月，谁带什么香呢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香是哪里来的？”黛玉道：“连我也不知道。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，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。”宝玉摇头道：“未必。这香的气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球子、香袋子的香。”黛玉冷笑道：“难道我有什么‘罗汉真人’给我些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、朵儿、霜儿、雪儿替我炮制。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罢了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凡我说一句，你就拉上这么些，不给你个利害，也不知道，从今儿可不饶你了。”说着翻身起来，将两只手呵了两口，便伸手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。黛玉素性触痒不禁，宝玉两手伸来乱挠，便笑的喘不过气来，口里说：“宝玉！你再闹，我就恼了。”宝玉方住了手，笑问道：“你还说这些不说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再不敢了。”一面理鬓笑道：“我有奇香，你有‘暖香’没有？”

宝玉见问，一时解不来，因问：“什么‘暖香’？”黛玉点头笑叹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你有玉，人家就有金来配你；人家有‘冷香’，你就没有‘暖香’去配？”宝玉方听出来。宝玉笑道：“方才求饶，如今更说狠了。”说着，又去伸手。黛玉忙笑道：“好哥哥，我可不敢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饶你不难，只把袖子我闻一闻。”说着，便拉了袖子笼在面上，闻个不住。黛玉夺了手

道：“这可该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要去，不能。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。”说着，复又躺下。黛玉也躺下，用手帕子盖上脸。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，黛玉只不理。宝玉问他几岁上京，路上见何景致古迹，扬州有何遗迹故事，土俗民风。黛玉总不答。

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，便哄他道：“嗳哟！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么？”黛玉见他说的郑重，且又正言厉色，只当是真事，因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宝玉见问，便忍着笑顺口诌道：“扬州有一座黛山，山上有个林子洞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就是扯谎，自来也没听见这山。”宝玉道：“天下山水多着呢，你那里知道？等我说完了，你再批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且说。”宝玉又诌道：“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。那一年腊月初七日，老耗子升座议事，因说：‘明日乃是腊八，世上人都熬腊八粥。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，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才好。’乃拔令箭一枝，遣了个能干的小耗子前去打听。小耗子回报：‘各处都打听了，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。’老耗子问：‘米有几种？果有几品？’小耗子道：‘米豆成仓，果品却只有五种：一是红枣，二是栗子，三是落花生，四是菱角，五是香芋。’老耗子听了大喜，即时拔了一枝令箭问：‘谁去偷米？’一个耗子便接令去偷米。又拔令箭问：‘谁去偷豆？’又一个耗子接令去偷豆。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。又拔令箭问：‘谁去偷香芋？’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子应道：‘我愿去偷香芋。’老耗子和众耗子见他这样，恐不谙练，怯懦无力，不准他去。小耗子道：‘我虽年小身弱，却是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机谋深远。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。’众耗子忙问：‘怎么比他们巧呢？’小耗子道：‘我不学他

们直偷。我只摇身一变，也变成个香芋，滚在香芋堆里，叫人看不出来，却暗暗儿的搬运，渐渐的就搬运尽了。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？’众耗子听了，都道：‘妙却妙，只是不知怎么变？你先变个我们瞧瞧。’小耗子听了，笑道：‘这个不难，等我变来。’说毕，摇身说‘变’，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。众耗子笑道：‘变错了，变错了。原说变果子的，怎么变出小姐来了？’小耗子现了原形笑道：‘我说你们没见世面，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，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。’”

黛玉听了，翻身爬起来，按着宝玉笑道：“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！就知道你是编派我呢。”说着，便拧的宝玉连连央告，说：“好妹妹，饶我罢，再不敢了！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，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饶骂了人，还说是典故呢。”
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钗走来，笑问：“谁说典故呢？我也听听。”黛玉忙让坐，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有谁！他饶骂了人，还说是典故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原来是宝兄弟，怪不得他，他肚子里的典故本来多。就只是可惜一件，该用典故，他偏忘了。有今日记得的，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呀。眼面前儿的倒想不起来，别人冷的了不得，他只是出汗。这会子偏又有了记性了。”黛玉听了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到底是我的好姐姐，你一般也遇见对头了。可知一还一报，不爽不错的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

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“耗子精”，宝钗撞来，讽刺宝玉